

老地方



实胜寺又名皇寺,在清盛京外攘门外五里、今沈阳市小西门外(和平区皇寺路206号)。后金崇德元年(1636年)皇太极敕建。两年后寺成,皇太极赐“莲花净土实胜寺”大印一枚,允许收藏清太祖努尔哈赤用过的甲冑,是盛京建立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喇嘛寺,是清朝在关外所建的第一座皇家寺庙,是今日沈阳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地标式建筑。



白骆驼驮金佛塑像

## 沈阳实胜寺里的“大清往事”

◎ 皇太极出于政治需要建实胜寺

乾隆皇帝有诗:天聪建年后,蒙古曰觐来。是皆奉佛者,梵宇于是开。将修建皇寺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阐述得明明白白。后金汗国天聪八年(1634年),天聪汗爱新觉罗·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,林丹汗败走大草滩。见林丹汗大势已去,墨尔根喇嘛携蒙古至宝玛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前往盛京(今沈阳),归顺皇太极。金佛以白骆驼驮载,行至盛京西郊三里老槐树下时,白驼溘逝,墨尔根喇嘛认为此处为“生根”之所,遂奏请建立玛哈噶喇佛楼,皇太极亦认为“有护法不可无大圣,有大圣不可无护法”,遂敕建护法楼以供祀。“玛哈噶喇”是藏语,意为“宝藏怙主”,译成汉语为“大黑天”,曾是元朝皇帝的护法神,游牧渔猎民族将其视作彰显浩大军威之战神。“玛哈噶喇”佛像以黄金铸成,造像高约40厘米,重32.25公斤,呈蹲坐姿态,足下踏伏魔障。

皇太极建造佛楼,完全出于政治需要。“蒙古三宝”(“传国玺”“玛哈噶喇”金佛、《金经》)到手后,又建造了金佛佛堂,使得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齐聚盛京城,一致拥戴皇太极为蒙古“共主”。皇太极不失机宜地接受满、蒙、汉诸王大臣上奏的尊号,改称“皇帝”,改国号为“大清”。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,发生在清代崇德元年(1636年)四月十一日。

沈阳实胜寺是清朝关外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,但护法楼里供奉的玛哈噶喇金佛则属于萨迦派传承,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段珍奇的因缘,也是蒙满藏各民族交流融合、共筑中华历史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见证。

◎ 实胜寺所在地为正黄旗旗地

后金天聪九年(1635年)二月,在表彰送佛、迎佛有功人员的同时,皇太极还作出一个重大决定:为“玛哈噶喇”金佛建造佛堂,佛堂选址,是建造寺庙的第一要务。天聪九年(1635年)的岁尾,经过喇嘛高僧的筹划和能工巧匠们的不懈努力,用于崇祀玛哈噶喇金佛的佛堂终于建成,是为沈阳皇寺之前身。此后,这座佛堂被改建成琉璃瓦顶、通体翠绿的“绿瓦庙”。

在佛堂建成的开光典礼上,皇太极与其兄长礼亲王代善均以九跪九叩之礼参拜玛哈噶喇金佛,并为众生祈福。

尽管有在白骆驼卧地不起闭目死去之地建造佛堂之说,但清史学者李凤民先生认为,金佛佛堂,即“皇寺庙”选址的依据,与盛京八旗方位制度有关。清代初期,将盛京内外城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面划分为八等份,“八旗”的每个“旗”各占一份。以清初崇德年间的盛京外城为例:北面(由西向东排列)为正黄、正蓝两旗;东面(由北向南排列)为正白、镶白两旗;南面(由东向西排列)为正红、镶红两旗;西面(由南向北排列)为镶黄、镶蓝两旗,“八旗”均拥有各自的固定土地。皇太极虽为一国之君,但在传统的“八旗”制度上,皇太极仅为正黄、镶黄两旗的旗主,拥有相应的固定土地。“莲花净土实胜寺”位于小西边门大御路以北、小北边门大御路以西之间,这个位置,恰恰是正黄旗的地界,为皇太极拥有的土地。以此推断,建造金佛佛堂用地,是清太宗皇太极所拨的正黄旗旗地,那么,金佛佛堂便自然是皇家寺院了。所以,尽管金佛佛堂扩建后,全称叫做“莲花净土实胜寺”,但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“皇寺庙”。

皇太极为了供奉喇嘛教金佛,在沈阳郊外兴建实胜寺,富丽堂皇,一共用了“金子三百四十四两五钱”。他礼遇喇嘛,赏赐给他们金钱饮食。另外,在战争时他又一再下令要保护喇嘛,并命令八旗兵丁,“勿毁庙宇,勿取庙中一切器皿,违者死”。他更从西藏请来高僧到沈阳弘佛讲道,一住就是八个月,“遇之优礼”,可谓无以复加。皇太极是为联络蒙、藏喇嘛教才这样优待喇嘛的,却不免在本土的萨满信徒心中滋生出不平情绪,包括不少满洲贵族在内,纷纷指责皇太极“曲庇番僧(喇嘛)”。



实胜寺外景

◎ 迄今未破的皇寺『玛哈噶喇金佛失窃案』

自1634年玛哈噶喇金佛被迎奉到盛京城,此后的312年里,始终安然无恙,孰料,1946年3月30日夜,玛哈噶喇金佛及皇寺中若干珍宝不翼而飞,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大案。然而,这起旷世大案,在当时国民政府的草草调查之后就没了下文,最终成为一桩悬案。据传,这桩大案还与时任辽宁省主席徐箴有关。

徐箴1899年出生于奉天兴京(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),早年官派留学日本,回国后在奉系所办实业部门得到重用。1924年,徐箴负责设计、指挥了奉天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的建设。后来,他又负责修建吉林至海龙的吉海铁路。1946年3月29日上午,徐箴抵沈赴任省主席,当天就派人通知皇寺的喇嘛,要来参拜金佛。

3月30日下午,徐箴派出两名“特使”先行来到实胜寺向金佛进献贡品,其中一位是居士李泮西,另一位则是徐箴的贴身侍卫蓝茂轩,他们带来的贡器是一把银制月牙斧和图图巴(将死人半个颅骨镶上金边,下安银质底座而成)。当时值守喇嘛乌尔根达来把两人领上佛楼参观,但蓝茂轩却似乎无心观佛,而是在楼上转来转去,细细察看佛楼后面的院墙和古树。

3月31日清晨,值守喇嘛乌尔根达来和平日一样来到佛楼给金佛拈香,发现佛楼的几道铁锁都被破坏,佛龛里的金佛不见了,同时丢失的还有众多珍贵无比的法器。当日上午十点钟,徐箴由两名随从陪着来到皇寺。听说金佛失窃后,徐箴要上佛楼去看看,掌印喇嘛陪徐箴到佛楼上,徐箴向着空佛座拈香礼拜,口中不断念叨着:“我没有佛缘……”离开实胜寺时,徐箴命随从给北市警察六分局打电话,限其在一周内破案。很快,大批警察包围了实胜寺,30余名喇嘛被警察强制押走,这些喇嘛在警察局内遭受了一个多月的拷打,但无人承认偷了金佛,最后警察局长不得不将喇嘛全部释放。

令人生疑的是,金佛失盗的第三天凌晨,皇寺突然起火,多亏扑救及时。更奇怪的是,这次火因尚未查明,两天后(1946年4月2日),由于寺院旁的一家木器店失火殃及寺院,皇寺又起大火,烧毁了牌楼和山门,事后,警方并未追查起火原因。同时,那位带着蓝茂轩来皇寺的居士李泮西,在金佛被盜案发生后,也离奇失踪,从此下落不明。

1949年1月27日,徐箴一家乘坐太平号客轮前往台湾途中,太平号在浙江舟山水域与其他船只相撞后沉没,一家五口全部遇难,史称“太平轮海难”。富有传奇色彩的“玛哈噶喇金佛失窃案”,成为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无解之谜。

◎ 『皇寺鸣钟』盛景与传承百年的『皇寺庙会』

实胜寺坐北朝南,呈长方形,占地面积约7000多平方米,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。原有建筑,最南的东西大道上有一对飞檐斗拱的木牌楼,正南是三楹黄绿琉璃瓦顶山门,门内两侧东为钟楼,西为鼓楼,中有天王殿,后有大殿。在天王殿与大殿之间,东西都有配殿。在天王殿后两侧各有一座碑亭,内立满、汉、蒙、回四体文字碑。

走进实胜寺的山门,可见右边的钟楼内悬挂着一口千斤重的铸铁钟,寺内喇嘛每日按时敲钟报时,钟声浑厚悠扬,全城可闻。伴着钟声,人们晨起迎朝霞,傍晚送夕阳,自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,这便是过去有名的盛京八景之一的“皇寺鸣钟”。清代著名诗人缪润绂专为“皇寺鸣钟”作述景诗:“五更起钟声,鲸吼宵沉沉。城市日渐高,何来风中音。梵宇号实胜,静向西关寻。希声度高树,殿阁凌绿阴。岂须逢空山,洗我名利心。”

皇寺庙会作为绵延三百余年的祈福民俗活动,成为关东文化的精髓与灵魂,承载着沈城百姓心中不可或缺的那抹年味儿。过去,皇寺最有名的算是“跳跼送鬼”庙会,喇嘛们称其“塔会”;而今,人们新春逛庙会、祈鸿运、赏诸戏、吃糖画,享沈阳人的欢喜大年,呈现出一幅普天同庆、欢乐祥和的“新春庙会图”。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文并摄